

这是一个充满失意痛苦而又饱含温情理想的地方。在这里，有垃圾成山、山盗窃频发的肮脏混乱，也有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的远大心志。地狱与乐土、成功与失败、富足与沉沦，还有飘荡在年轻人脑海的理想和城市喧嚣间的惆怅终究统统收伏于阴影重重的村野小巷。

这就是济南市后龙村，一个让数千大学生梦想毁灭而又重新开始的地方。

——张跃伟

“

后龙，济南市区西南部一个人口不过1600人的城中村。即便对很多济南市民而言，这都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但是，对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它却是繁华绚丽的省城中温暖得如“家”一般的名字。村中，4000余名初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常年聚居，在人员的新老更替、去留无常间，“后龙”几乎成为梦想起点的一个代名词。

这个小村为何会成为大学生们初出校门的理想居住地？大量外来人口的入住让小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连日来，记者对后龙村进行了探访。

►后龙村的街道，狭窄拥挤。但超市、诊所、饭馆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4000大学生蜗居后龙村

文/本报记者 姬生辉 实习生 李园园 片/本报记者 王媛

村子的原始居民只有1600人

21日清晨，雨后的济南仍有些闷热，位于市区济微路南段的后龙村早早醒了。

早上7点，村里很快喧闹起来，一个个年轻的面孔匆忙地从一条条小巷巷里冒出来，汇入村内最宽敞的水泥路，又争相涌向济微路边的公交车站。一辆102路公交车缓缓驶进车站，人流顺着滑行的公交车涌动，车门打开，一阵拥挤过后，

刚才还空空的屋里顿时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

公交车将带着这些或急着去工作，或急着找工作的年轻人，驶向经七路、杆石桥或泉城广场。

与这些人稍有不同，21岁的沈洪刚匆匆起床后，夹着小皮包跑过两条小巷，来到后龙村的另一间小屋。毕业于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的他，和五个朋友在这里“单干”。

一张没有床垫的破旧单人床，一个用砖块垫起桌腿的写字台，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就是他们的办公室。6个青年人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把破床当做办公桌，专心忙碌着。

随便走进一户村民家中就会发现，院里一间间格子一样的小屋，都租给了像沈洪刚这样的大学毕业生。

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却从事着推销、广告等算不上高端的职业。他们多来自农村，以大学生的身份目睹了这座城市的繁华和绚丽，毕业后宁愿留下来，在“蜗居”中圆梦。

“村子的原始居民只有1600人，却有上万外来人口，其中大学毕业生至少有4000人。”后龙村村主任尹清旗说。

廉价房里找到的归属感

上午9点后，人流逐渐散去，后龙又静了下来。沿着水泥路走在村子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路两旁形形色色的广告牌，超市、诊所、饭馆……往小村深处走去，四五层高的“接吻楼”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各种电线、电话线如蜘蛛网般，在条条

阴暗狭窄的小胡同上空纵横交错。

“我们村出门就是102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可直达市中心。近五年来，村南边的闲置宅基地上，新建了很多高层楼房，房源充足。”村主任尹清旗说。房租便宜，交通却相对便利，是村子吸引众多房客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

24岁的小李一年前从济南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济南赛博电子科技市场做电脑销售，月收入1500元。开始他在赛博附近和同事合租了一套房子，月租金1000元。今年初，房东将房租涨到每月1500元。

他有些吃不消了，“光租房就花掉一半的工资，去喝西北风吗？”

于是小李搬到了与母校一路之隔的后龙村，单间带阳台，网线、卫生间，一个月才350块钱。小李说，村里住着很多和他境遇相似的年轻人，在这里找到了一种久违的“归属感”。

大排档、台球室和被摔碎的啤酒瓶

大量外来人口的入住拉动了村子第三产业的发展，网吧、台球室、大排档遍布村内。后龙已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小商贩、外来务工人员等纷至沓来，但其中最主要的消费群体始终是这些大学毕业生。

晚上7点，村子又热闹起来了。大排档的老板们纷纷把炉灶和菜的半成品摆放在路边，油烟的香味中，不乏围在路边买炒菜的年轻人

孔。分散至各个小巷的年轻人中，几乎人人都拎着装有晚餐的一次性塑料袋。

简单的晚饭后，是简单的夜生活。

一家临街房内，昏黄的灯光下烟雾缭绕，台球的撞击声和人的说笑声相互交织。十多张略显陈旧的台球桌前，都围着几位口中叼着劣质香烟的年轻人。尽管每小时5元

钱的价格有些高，但如果来晚了仍要等桌。

“台球是我们唯一的娱乐项目。”22岁的李强去年从英才学院毕业后在一家网络公司做业务员，他说自己的球风硬朗，经常将台球从桌上打飞出去，“有时这也是一种发泄。”

村口有几家烧烤摊，成片的小木桌甚至占了半个人行道，歪倒在

桌下的空啤酒瓶是每个桌前最明显的物品。觥筹交错间，必不可少的话题就是家乡、工作和未来。

直至凌晨，烧烤摊的人群才慢慢散去。村口四个年轻人喝得东倒西歪，他们相互揽着肩膀往村里走，大声唱着Beyond的歌曲《真的爱你》。“砰砰……”一阵脆响，手中的空酒瓶被狠狠摔到墙上，划破了夜晚的静寂。

后龙村像个肥胖症老人

22日下午，沈洪刚行色匆匆地往外走。中午，一个同乡的笔记本电脑被偷走，他要过去看看。常年不断的盗窃事件让大家的脑子里都上紧了发条，即使是在同楼层接水、上厕所都要把门锁上。

七贤派出所就在后龙村，副所长牛涛告诉记者，后龙村在整个辖

区情况最为复杂，“常住人口过万，人员层次高低不一，并且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尽管公安机关一再加大对村子的治安管理力度，但仍不能避免打架斗殴、盗窃等事件的发生。

外来人口短时间激增，小村好像有些吃不消了。

一位村民说，以前村子每月用电

1.5万度左右，现在涨了两倍多；用水量也从最初的2500立方米增加到现在的近两万平方米。庞大的用水、用电量加重了后龙的负担，村子就像一个患有肥胖症的老人，步履蹒跚。

最近，后龙村到处张贴通知，提醒村民和广大租房者提高节水、节电意识。“用水和用电量已经突

破了上限，今年村内要投资几十万元更换供电设施和供水线路。”

垃圾也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村内三个垃圾集中点，每天都堆放着大量生活垃圾。村委会召集村民成立了垃圾清扫队，每天至少要从村中清出两三吨垃圾。尽管如此，每个垃圾集中点仍是堆积如山。

即使拆了，也会有第二个后龙

四年前，54岁的许显荣(化名)看到邻居们纷纷盖起高层小楼对外出租，一年就能坐收两三万元，很是羡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把家里的平房推倒建楼。”许显荣拿出10万元积蓄，又从银行贷款10万元，建成了当时村内最高、条件最好的6层小楼。阳台、独卫，交上一年定金还能免费装空调，种种优惠条件使40多

间小房间不到半月就全部住满。两年时间，所有银行贷款也都还上。

“后龙600多户村民，几乎每户都是房东。”许显荣坐在自家门廊下，脚穿拖鞋，轻摇芭蕉扇，悠闲地和邻居打着麻将。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和多年前靠天吃饭的时候相比有了天壤之别，很多村民家中都买了私家车，但富裕的外表下却掩盖不

了村民们不安的内心。

“听说，过两年村子就要拆迁了，不知道好日子能过到啥时候。”“按理说，在村里建高层建筑是需要到相关部门申请的。”“现在连地都没法种，都是靠租房生活，房子真要拆迁了我们怎么过？”村民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

目前，后龙村村委已开始规划巨

大的租房资源，村主任尹清旗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打算在村内建成一个单身公寓式的小区，完善各种硬件设施，形成固定的产业。“计划已经提交到相关部门，正在等待审批。”

村子真要拆了怎么办？租房者的心态比村民们好了很多，“大不了去别的地方住，后龙村拆了，相信很快会有第二个后龙。”

记者手记

有梦想 就有希望

姬生辉

晚上7点30分，繁华路段的霓虹灯已经亮起，这个城市的夜晚如期而至。

记者拿起电话问候沈洪刚时，他说自己刚下班回到居住的小屋，简单地吃点东西后，想早点休息。“已经很久没有进城了。”电话的另一端，他苦笑着说道。



▲后龙村内，沈洪刚和同事们在自己的“公司”办公。

偏居在城市一隅的这群年轻人，除了每天机械地工作和无休止地拼搏，其生活和这座城市并没有太多交集。但是在他们心中，每个人都带有一个理想蓝图。因为心怀梦想，他们从容居住在狭小阴暗的出租屋内，即便是工作碰壁后，仍能擦干眼泪微笑着站起。在这个不大的城中村里，心怀希望的年轻人也学会了苦中作乐，坚韧勤奋，更坚信只有通过辛勤的汗水才能浇灌出一个明媚的未来。

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内，六名年轻人正围坐在破旧的床板前卖力工作，清晨街头涌动乘坐公交的人流，夜晚烧烤摊前女孩满脸的泪水……每次想起这些场景，莫名的感动几乎使我落泪。我敬佩他们，在这个啃老族横生，娇生惯养子女不断的社会中，他们为一大部分人好好上了“自立更生”的思想课。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如果你自己都放弃自己了，还有谁会救你？而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穿透一切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外界无法达到，也接触不到，那就是希望。蜗居并不可怕，失业并不可怕，但是人不能放弃希望。得救之道，就在其中。

默默祝福这群年轻人，愿他们能够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未来，实现深埋心中的梦想。